



人文角度反思甲流

近日，H1N1甲型流感（人類豬流感）疫情由墨西哥迅速隨着全球先進的交通網絡而擴散，傳到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香港自然也不能倖免。事實上，近年不少大型傳染病紛紛湧現，它們或來自變種的病毒，或源自未為人類所知的超級病菌，遠的有伊波拉病毒或愛滋病，近的有為香港人熟悉的非典和禽流感。當世界衛生組織在1979年10月26日宣告當天為「世界天花絕跡日」時，人類還樂觀地以為將會在對抗病菌的戰爭中取得最終勝利。然而，隨着種種神秘和威力驚人的病毒和細菌不斷出現，我們不禁要認真思索：「是人類聰明，還是病菌更聰明？」

全球化 病菌無國界

究竟近年新病毒不斷肆虐的原因何在？這個公共衛生的議題背後又有什麼人文價值的爭論？

貧富懸殊的問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強者以種種優勢凌駕弱者，貧窮國家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貧民，他們的生活環境就像電影《一百萬零一夜》中的

印度貧民區一樣，衛生環境惡劣，食物及水源受污染，人口極度稠密，醫療水平落後，是疫症爆發的溫床。

正如這次甲型流感，病毒出現於發展中國家墨西哥，再隨全球化之便傳播到富有的西方國家。試問身處安樂的富國可以獨善其身嗎？在地球村內，有能力的人或國家是否應該為一些落後地區多做一些呢？

環境保護問題：在經濟高速發展，人類不斷追求種種物質享受之下，我們的消費和生產活動排放了大量溫室氣體，導致氣候變化。

另一方面，人類為經濟發展大量砍伐樹林，又加速開墾以促進城市化，不少新興市鎮就建在昔日森林之上或附近。這些情況不但破壞地球的環境，干擾生態平衡，排放溫室氣體更引發全球溫度升高，大大擴展了病菌的生存空間；濫伐樹林則改變了動物的活動模式，拉近野生動物和人類的距離，成了產生新傳染病的溫床。

科技應用問題：自從費林明發明青黴素以來，抗生素被廣泛應用，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然而，人類濫用抗生素的情況也隨之而至，根據世衛1983年的報告，醫生不合理或不恰當地使用抗生素的概率在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間。更甚者，為了滿足人類的口腹之慾，工廠式大規模生產的禽畜業誕生，禽畜在史上未有的密集空間下飼養，業界大量使用抗生素以保禽畜的「健康」。這樣的生產方式和飼養環境，大大破壞了大自然法則，增加了病菌的抗藥性和耐藥性。一些難以控制的傳染病產生變種，以新形式出現，有專家更擔心超級細菌將會出現。

思考人與自然關係

要言之，面對公共衛生的議題，我們不能只從「科學技術」的角度思考，也不能只停留於「衛生習慣」等表層的探討，而要加入「人文角度」的思考，從人與自然的關係作分析，才能豐富議題的內涵。

香港通識教育會副主席 黃家樑